



童年·爆米花

□胡娜

爆米花来了，带着秋天独有的收获，停在了村里的交叉路口。

他们的到来总是锣鼓喧天，大多时候是一位40多岁的男人带着一位学徒，人还没到村里，锣鼓声、吆喝声就已吵醒村民。谁也不知道他叫啥，只是依稀记得大人们叫他爆米花。

爆米花习惯了把那个形似椭圆的，上面附了不知多少层黑锅垢的机器用担子挑在肩上。由于左右两边的重量通常不一样，所以当他卸下担子时，高低肩显得尤其明显。

爆米花的每次表演，都是一场惊心动魄的“爆破”。大人们把家里晒好的大米、玉米粒用簸箕、瓢盛出来。若是哪年哪家粮食有了大丰收，自然端出来的成品会“艳压群芳”。这时，他们习惯性打趣地添上一句：“家里也没啥了，就今年这个收成，和往年一比，算是差的嘞。”羡慕的、妒忌的自然不在少数，话题也就此展开。

母亲不愿说人是非，遇见这类情况，总是谦虚地说：“我们家人多，丰收再多，还不是有那几张嘴等着呐。”大人们散落地坐在村口的草垛子上，等待着爆米花叫号。所谓的叫号，其实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，谁先来谁就自个儿记着。若是临时有事离开一下，错过了喊号，其他姑娘儿、叔爷都会七嘴八舌地聊着，把话题带到爆米花身上。

“你这一天要跑多少个村子呀？”“你这手艺还真不错，又轻松，又挣钱。”你一言我一语，爆米花自然会把谈话突出的几户人家的爆米花炒得更熟，甜味得当。

我对吃爆米花是提不起兴趣的，其他小朋友围着这口黑不溜秋的大锅，为的是里面的美食，我却独独看上了爆米花的这口吃饭的家伙。我时常想，那么一口黑色的小锅，怎么足以代替像父亲、母亲那样常年的日晒雨淋，以此维持生计呐？

他熟练地把两个支架撑起来，从担子另一端取出一个用蓑衣材质织成的大麻袋，铺在支架下边。把锅架上去后，大米、玉米粒就正式登场了。

他左手固定着支架，右手使劲地旋转着可以带动锅转动的铁棒，这样的场景持续三五分钟，先前送进去的大米、玉米粒在锅里交错地磨合成功后，就是出炉的瞬间。这是大人、小孩最聚精会神的时候，只要他一起身，我们都会屏息以待。

孩子们凑得很近，对锅里出来的爆米花摩拳擦掌。大人们这时会呵斥孩子离锅远一点，怕把耳朵震聋。爆米花不慌不忙地拿出另一个口袋套在锅的另一端口，在下两秒的时间里，准会有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把炒好的爆米花弹送出来……

等到春暖花开，太阳特别暖和时，总会让人又一次想起爆米花，我总会在脑袋里预演更多的问题。大家都有个共同的期待，再次和爆米花相见。

第二年秋天如约而至，这一次，爆米花回答了我无休止的问题。他告诉我：“明年秋天，我会先去红星村，再到你们村。”

此后，我再也没见到过爆米花，有人说他在红星村娶了个勤劳的老婆，开始和村民们一样地劳作；有人说现代工艺代替了他的生计，他别无选择，去了很远的大城市打工。

我知道，爆米花永远停留在了那个金色的童年，我再也不会遇见他，也不再会和小伙伴们一起畅想那些秋日里的等待。

蝉茶有禅

□汤飞

同事旅游归来，带回一盒茶叶，名曰蝉茶。我很纳闷：“常听闻禅茶之名，这蝉茶莫非是故意反其道而行之？”他笑话我孤陋寡闻：“此蝉非彼禅，指的是和鸣蝉皆属同翅目的小绿叶蝉。”如此一来，我更迷糊了：“难道类似于猴儿酒，茶香有昆虫的功劳？”

同事笑而不语，拆开一小袋茶，递到眼前：“仔细瞧瞧。”“茶叶是用来泡的，不是瞅的，看点在哪儿？”“初见时，我跟你一样眼拙。”他用透明的玻璃杯泡了茶，神秘地说：“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。”

奇迹在茶杯里，因此我目不转睛地盯着。原本沉睡的卷曲茶叶被鲜开水叫醒，舒展了身姿，在方寸之间飘舞，悠然下沉。茶叶亮绿而茶水金黄，散发出缕缕浓郁的香味。然而，我无以名之，只得提问。同事说：“这是蜜香。”

观察一阵，我终于觉出异样：茶叶边缘有些缺口，该不会是小绿叶蝉干的坏事吧？他点头又摇头：“是它咬的没错，不过因祸得福，反倒成就一品名茶，形成产业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。坏事变好咯！”

“彼得·帕克被蜘蛛咬伤，获得超能力；这茶被虫咬了，口感会更好吗？”

“同事的含义是，咱俩遇到了相同的难事。”他侃侃而谈，“你有所不知，小绿叶蝉叮咬茶青，它的唾液沾染在叶片伤口，促进茶叶内含物质的分解，继而分泌一种特殊成分。布满虫咬斑点的残缺茶叶卖相不佳，可经过特殊工艺的炮制，自带蜜香，广受欢迎。”

“有虫咬噬，证明茶叶是真正的纯天然、零农残。”我说。

同事送了一袋茶，我迫不及待地泡上，思绪随浸润的茶叶沉浮。虫害致使茶叶不够齐整美观，这在注重外形的茶叶市场是一大缺憾，岂能得到挑剔茶客的青睐？损失看似难以弥补，谁知冥冥中自有天意，茶树无辜受伤、竭力容伤、顽强疗伤，最终孕育出美妙滋味，可谓意外的惊喜。以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，小绿叶蝉之为害，倒是茶生蜜香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之一，劳苦功高。

此乃残茶之所以成为蝉茶的外因。其内因在于，聪明睿智、心灵手巧的茶农在长期实践过程中，养成了精研细学、善于创新的工匠精神，不轻言放弃——生活不允许他们罢休。通过一次次别出心裁的尝试，总算开辟出一片新天地，闯出一条“致富”的新路子，创出一个驰名茶界的新品牌。持之以恒，回报必丰。

思维从茶品跳转到人生上。人生如一棵茶树，难免遭受各种“虫害”，是在一次次打击中怨天尤人、一蹶不振吗？固然可能会有旁人、运气等外在因素相助，但治愈的关键希望是自愈、自强。只要自己不垮，任何风浪都是磨砺，增其定力而不减其冲劲，扬其风采而不抑其壮志，认识现实而不认命，尊重现实而不遵命。从困难中学习，在学习中奋进，于奋进中成长，充分激发、释放生命的潜能，直至交出漂亮的答卷，制成具有独特烙印的人生牌蝉茶。

我饮一小口茶水，颇有所谓地晃着脑袋：此蝉亦彼禅也。

冬日随笔

□白娟

写作，是要有功夫、有水平、有高鉴的文字功底，而写字，就简单得多了。如我，能把会写的字和词，组合成想要表达的意思，呈现在有线条或不规则的附本上，释放的心情有了记载就满足。所以，文字记录下的感觉，也是各种味道，有时如酒般醇烈，有时如蜜般甜韵，有时如暴雨般狂猛，有时如微风般轻柔。

亲戚家娶儿媳，喜宴上，亲人间不免小酌，一番觥筹交错下来，带着微醉之兴返回家中。这当儿，暮色浓深，屋里的一切迷蒙模糊，说不出有什么具体的形象映入眼帘，大致是太熟悉这些家当的缘故吧。搅乱头绪的，是酒精和飞舞的灵魂碰撞后的麻痹。

此时的心灵，似乎心甘情愿被它们牵制，梦游一般地飘入自己也说不清的境界中去。这感觉既强烈又奇妙，看不见的思绪满屋子都是，以致怀疑自己有点神经质。此刻，家人早已入睡，客厅只有我，静静的空间里灌满了深沉。我戴上耳机，拥着当下的感觉，随着音乐在深邃的空间里游来游去。

屋子里的四角都是暗黑色，窗前的物件成了一堆分辨不清的影子，只有玻璃窗上映着客厅灯泡的光照。不知此刻是我醉在了琴音里，还是琴音充溢了我的心思，借着酒精的劲儿把我回旋转扯，莫名其妙感动起来。

对，就在此刻，落笔写字的瞬间，泪水也抢着出镜，配合握笔的手，和文字一起在这张纸上留下看得见的斑斑迹迹。随之而来，这种感觉逐渐加强，心里的潜流开成一个龙卷风似的漩涡，潮头卷起，不能自己，好像那无形的搅棒，把沉淀在心底乱七八糟的杂念全部翻腾起来，一下说不出是什么难忘的事和曾感受过的情绪，更说不出什么滋味来。

甜蜜？忧伤？思念？委屈？已经落实的企盼？没有留住的遗憾？不觉间，大滴大滴的泪珠子夺眶而出，滚过脸颊，掉在本子上，晕染了这些文字，扩散开，一簇簇淡黑色。

平日里，也会有一些什么意外的感觉触发，生出一种无可名状的感觉，却总是一掠而过，没有如此凝聚的力量，这样撞击着我的心扉。

暂缓，用全身心所有的感官系统控制着此刻忍俊不禁的感觉，把耳机里传来的琴音转化成微弱细风，软化空气里五味杂陈的情感，把这种感觉发泄和延长。来都来了，就多留它一些时辰吧。

我看见，这浅黄的纸页上，多了几个小小的水墨鼓包，那里面一定装满了一种感觉。

爽快地写下这段文字，日后看来，必是过去之事与将来之心交替的欢喜与悲感。在岁月里，只是淡然，日子一切如新。

鸟的乐园

□曲三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小区前面那一泓碧水，成了鸟的乐园。

小区前的那个湖叫旌湖，发源于川西龙门山脉九顶山上的绵远河。它从雪山之巅欢腾而下，带着原始山野的天性，带着花草泥土的气息奔流上百公里，进入成都平原后收敛野性，在德阳这座城市内化为宽阔平静的一湾湖水。

德阳有旌湖是幸运的，南飞的候鸟有了旌湖也是幸运的。

每到冬天，这些鸟儿从遥远的北方飞来。它们或许是从西伯利亚出发，或许是从若尔盖大草原出发，甚至是从梦幻般的北冰洋出发，越过雪山草地，穿过风霜雨雪，带着一身的寒气，远远看见德阳这座城市中的一泓美丽湖泊，便呼朋引伴地停下疲倦的老翅，一头扎进旌湖温暖的怀抱中，在这里度过漫长的严冬。

各式各样的鸟类似乎不约而同喜欢上了这个新的乐园：有调皮的红嘴鸥，有优雅的白鹭，有可爱的赤麻鸭，有呆萌的秋沙鸭，甚至还有被称为“水中大熊猫”的珍贵的青头潜鸭……据不完全统计，到旌湖过冬的候鸟已达30多种，5000多只。旌湖成为四川十大观鸟胜地之一。

每天晨曦初上，我从一片悦耳的鸟鸣中醒来。走下楼来，是一片茂密的榕树林，在旌湖岸边形成一道绿色的屏障。穿行在榕树林中，浓密的气根须垂落下来，让这些榕树看上去像是一位位年高德劭、饱经沧桑的老人。

鸟叫声愈发密集清脆了，变幻着各种节奏，如同一场森林演唱会。鸟儿们在这些老人的头上居住，那浓密的树冠是它们最好的房子。冬天的阳光透过树叶投下斑驳的光影，长长的气根须迎风飘扬，这场景象极了北欧童话中的魔幻森林，而鸟儿，便是这魔幻森林中的精灵。

穿过榕树林，视野豁然开朗，一幅无比生动的图景出现在眼前。波光闪闪的水面上，上千只各种各样的鸟儿在自由自在地嬉戏玩耍。远处，三只细嘴鸥在相互追逐，时而掠过水面，时而冲上蓝天，时而翻身，时而打滚，时而俯冲，尽情表演着高超的飞翔技术。

一群红头潜鸭似乎无视这表演，它们排列成方队，悠闲地在水中觅食。一旦发现小鱼儿，立即以闪电般的速度翻身入水，水面上腾起一阵细浪。近处，一群红嘴鸥在盘旋飞舞，争抢一个小孩手上拿着的面包屑，其中一只还调皮地停在小孩的肩头上。

小孩子的笑声和鸟儿的叫声融合在一起，形成最和谐的人与自然交响曲。相信这孩子长大后，也定会成为一名爱鸟者吧。

岸边，时常可以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朋友们，拿着各种摄影器材“打鸟”。这里不仅成为鸟儿的乐园，也成为爱鸟观鸟者的乐园。德阳市成立了爱鸟协会，志愿者在旌湖中修建了几个鸟岛，为前来过冬的鸟儿提供更舒适的环境，并购买了鸟食免费提供给游客喂鸟。

正是有了人类对鸟儿的关爱，鸟儿才会对人类产生信任感，旌湖才能成为鸟儿新的乐园。德阳，这座著名的重工业城市，因鸟儿的到来而变得温情脉脉，也因为这些新的居客，变得更加生动美丽。